



彭樹君

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生

湖南省湘潭縣人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經歷／

傳播公司企劃撰文、雜誌編輯

作品／

薔薇歲月、給愛麗絲

蝴蝶日記

短篇小說第二名 彭樹君

十一月十日 秋風起兮

今天是我十八歲的生日。

十八，這輕倩的數字，應該是蓓蕾初綻，應該是白雲藍天，應該是微風過處，應該是一切美好可愛的現在加上光明希望的未來。是嗎？是嗎？噢，去他的吧！讓別的女孩子以蓓蕾以白雲以微風以一切噁心的東西去慶祝她們十八歲的生日，讓我安安靜靜的承受屬於我的孤獨和痛苦。

可是甚至連這點小小的可憐的希望都不可能。爸爸從高雄出差回來，姐姐從台中請假回來，為了我的生日。和以前每一年的今天一樣，他們圍著我為我唱歌：祝妳生日快樂！蝴蝶，祝妳生日快樂！我低垂著頭，雙手緊抓著腿上的毯子，死命地咬著唇，牙齒幾乎嵌進肉裏去。快樂？我但願世上從來沒有這兩個字！在我這一生中，我再也不會快樂了，永遠，永遠不可能了。

爸爸帶回來一盒十二吋的巧克力蛋糕，我從前最愛吃的。媽媽送了我那套我曾經盼了好久的淺藍色衣裳，要是以前，我一定會高興得抱著他們的脖子吻，但現在我只是僵硬的沈默著，連謝也不曾謝一聲。

姐姐站在輪椅後，由我的肩上遞過來一盒繫著紫色絲帶的禮物，輕輕地放在我毫無知覺的膝上。上面附了一張滾著荷葉邊的小卡片，卡片上是姐姐一手漂亮的美術字「給蝴蝶」。

我只是坐著不動。媽媽趕緊為我折開包裝紙，然後把它放在我的手上。

是一本日記。

「妳看，多漂亮！」

的確是一本美麗的日記，封面是一叢淺紫的花朵，花瓣間盈盈地停著一隻蝴蝶，姐姐一定為這份禮物費心了許久。但是我的心却迅速地發冷，直直的往下沈落。姐姐明明曉得，一星期前我才燒掉了我自十歲以來所有的日記。

那些日記是我過去生命的累積，可是我再也不需要它們了。過去的美好時光既然已離我遠去，我何必留著它們來比較我現在的痛苦和往後的悲傷呢？將那十二本日記投入火堆中的時候，我曾經哭著對自己說，我再也不寫日記了，就讓生命一片空白吧，如果這是上帝的旨意。

此刻，我仍然懷疑再度執筆記日記是和自己過不去，難道我真的要記下一篇篇破碎的文字組合，日日夜夜來啃噬自己破碎的心靈嗎？我真的要這樣傻嗎？

也許，我該趁早把這本日記撕了。

十一月十四 細雨菊花天

許若芬和王蘋來看我。在此之前，我不知己拒絕過多少次同學們的探望。這是自我出事以來，第一次「接見」她們。

她們的臉上帶著小心翼翼的笑容，盡力的裝出一付自然的樣子，可是在她們的眼底，我只能看見掩飾不住的憐憫。

「我們在報上都看到了妳出事的消息……」

可不是嗎？大概全世界都知道了，甚至連我自己也讀過那則新聞，那個記者標題落得好輕鬆——

「又是飛車騎士闖得禍

濃霧中 十八歲少女遭殃」

許若芬和王蘋手裏都抱著課本和筆記本，原本的清湯掛麵也燙成了鬢髮。是的，她們現在已經是大學生了，正是天之嬌女的時候，而我……

高三的時候我們三人總是一起上圖書館，偶而書唸得倦了，就躺在圖書館旁那片向陽的草地上，談著對大學生活的夢想；想起來仍歷歷如現，彷彿只是昨天的事。可是這一切都已離我好遠好遠，夢想永遠都不會再屬於我了。

她們都穿著及膝的裙子，那帶著健康膚色的小腿對我來說，是那麽難堪而刺目！

我一直很沈默，簡直可以說是一片全然死寂。王蘋把她作文的那套高調全搬了出來，列舉了一排殘而不廢的

名人，組合了一堆空泛的主詞動詞形容詞；我一句也沒聽進去，只是在心中狂烈的嘶喊著：我不要朋友！我只要我的兩條腿！

哦，天哪，我真的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否定任何事，甚至是我的靈魂賣給撒旦，只要能換回我的腿！

十一月十七日 北窗秋聲

一隻蝴蝶盈盈飛來，停在窗台那盆冰干島花上。

突然而來的衝動讓我捉住了她，把她放入一只封閉的玻璃瓶中，只留一絲絲空隙供她呼吸。她在瓶中慌張恐懼地撲擊，忙亂地揮動翅膀，但一切徒勞無用，掙扎的結果不過是撕裂了翅膀的邊緣。偶而由那美麗的翅膀上會灑落點點金粉，像空自美麗却無力挽留的生命。

如同一個貪婪的殺人狂緊守著他的獵物，我死死盯著這隻倒霉的生物。她的徬徨無助，使我感到殘忍的快樂，憂鬱的滿足。

現在，她已經停止了掙扎，正奄奄一息的躺在瓶底，只是偶而無力地揮動一下摧折破碎的翅膀，彷彿在證明她的絕望。

和我相同的絕望。

十一月十八日 金波淡玉繩低轉

一片空白。

十一月十九日 秋色老梧桐

蝴蝶死了。

我把裝著蝶屍的玻璃瓶扔進抽屜的角落，藉此逃避良心的譴責。可是，我無法不去想那隻蝴蝶垂死前的心情。趴在窗台邊，我先是撲訴地掉淚，接著終於失聲慟哭，為了不讓媽媽聽見，我把臉緊緊的埋在毯子裏。

多麼可憎可厭又可怕啊！只為了我自己想毀滅，就想讓別人和我一起毀滅，而且毀滅得更徹底。

我懷疑是否真有上帝的存在！如果她真的是我的牧者，為什麼現在我會坐在這輪椅上？我做錯了什麼值得她如此懲罰我？上天任意操縱我，就像我任意操縱這隻蝴蝶；上天不珍惜我，就像我不珍惜這隻蝴蝶。

只是，蝴蝶之死，尚有我為她垂淚；如果真有上帝，祂也會為我感到些許的悲哀嗎？祂會嗎？

十一月二十二日 簾捲西風

我的頭髮長了，垂過了肩，天生髮曲的波紋如微微的水漣。

以前我老愛和教官玩捉迷藏的遊戲，是護髮運動的極力擁護者。爸爸總是笑我愛漂亮，要多剪我一吋頭髮，簡直像是要我的命一樣。

過去，真的是永遠過去了。那些美好歡樂的日子，都與我相離相棄而去了。拜倫的詩句說：「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我確實是在虛度我的青春白日，但這難道是我願意的嗎？我根本無從選擇，只是被悲慘的命運所選擇而已！

前途是一條黑暗的走廊，走廊的盡頭，是一扇釘死的門。

拿起剪刀，我毫不惋惜的一刀落下，喀喳，髮如落葉，紛紛飄墜。

望著鏡中的自己，我的眼前忽然一片模糊。

輪椅上的青春！

十一月二十五日 行雲隨風

我大概有一百年不曾揭開琴蓋了，我已記不得上一次彈琴是什麼時候。

琴蓋上滿是塵封的灰，如歲月的沈澱。小時候的恐怖想法又向我襲來——這多像一具黑色的棺木啊！如果是以前，如果我能站起來，我一定會把鋼琴上的蓋子打開，看看裏面是不是真的藏了一具屍首。

翻開琴譜，我挑了一首孟德爾頌的無言歌，猶豫了半晌，終於沒有彈。

十一月二十七日 飛絮混輕塵

窗外飄起幾只風箏，垂著長長的穗，快樂的在藍天裏翱翔。

我不知道我到底在過著怎麼樣的日子，每天就這樣百無聊賴地打發過去。大半的時間，我就是這樣呆呆的坐在窗口，望著窗外的世界——不屬於我的世界。

甚至連那些風箏的天地，都遠遠比我寬闊。我的世界只是這窄窄的斗室，加上一扇陽光不到的窗。

十二月四日 嫋嫋北風吟

媽媽聽從了姐姐的建議，為我請了一個鋼琴老師。

她們怎麼可以不先徵詢我的意見？她們怎麼可以擅自為我決定一切？我討厭看見任何陌生人，尤其是眼前這個人。

他的名字是夏紀德，東吳音樂系三年級的學生，主修鋼琴，副修小提琴。他的大學生身份隨時都在提醒我不

容逃避的悲慘事實！多殘忍！

我根本不要見他，死守在房間裏不肯出去，但媽媽却——噢，她怎麼可以這樣——媽媽竟然把他帶入我的房間來，對我說：

「這是夏老師。」

然後轉身對他說：

「我的小女兒，蝴蝶。她的鋼琴從前彈得不錯的，上了高中以後生疏了。以後還要請夏老師多費心。」

「夏老師」笑吟吟的望著我，他的笑意令我惱怒，什麼事值得他那樣高興？在壞心情的人面前，這笑容簡直是精神上的示威與侮辱！我討厭這個傢伙，討厭他白森森的牙齒，討厭他的銀框眼鏡，討厭他的襯衫牛仔褲，尤其討厭他說話的方式。

「嗨！蝴蝶，不要把我當做老師，那樣感覺太形式化了，還是讓我們做朋友吧，好嗎？」

他含笑著伸出了他的手，但我緊緊的把雙手交疊在腿上，僵硬的轉開了臉。
去他的朋友，我才懶得睬他！我早就沒有朋友了，我也不要什麼朋友！

十二月八日 冷月無聲

王蘋又寫了一封信來，劈頭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建築師……」我狠狠地把它撕成兩片、四片、八片、十六片……

誰需要妳的說教？誰稀罕妳的同情？

十二月十一日 苔深不能掃

今天是琴課開始的第一天。以後每星期三的晚上和禮拜日早上，我都得忍受和這討厭的傢伙在一起相處一小時。

我餘怒未息，這些天和媽媽講話都惡聲惡氣的，怨她和姐姐串通好了來和我過不去。至於夏紀德，他當然是幫兇，我沒有和他合作的道理。

他問我最喜歡哪首曲子，我閉口不答，他不以為忤，他翻到舒曼的夢幻曲要我彈，試試我的程度，我惡意而愉快的拒絕了。

「不！」

「為什麼呢？他詫異的問：「不喜歡嗎？還是沒彈過？」
怎麼有這麼笨的人！他難道感覺不出人家對他的缺乏好感嗎？」

「我早就彈過了！」我衝口而出，聲音冰寒的有如冰塊碎裂。

「那麼，試試這首如何？」

那是小約翰史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我心頭一陣火起，他偏偏挑了一首我不會彈的！

「還是不喜歡？沒關係，我彈給你聽好了。」他就那麼自顧自地彈起來了。

誰要聽你的？我哼了一聲，把臉轉向窗外，表示對他的漠視。但是這首曲子太美，是我最喜歡的曲子之一，幾乎是不自覺中，我把臉轉了過來，出神的看著他靈活修長的手指在雪白的琴鍵上跳躍。唉！我不能否認，他彈得真好！

「現在，妳喜歡了嗎？」彈完之後，他笑著問我。

這個人可真陰險！我竟然有如受了催眠般的喃喃回答：「喜歡。」可是話還沒說完就悚然一驚，後悔不迭。

由於我已經生疏太久了，夏紀德決定暫時不教我新的曲子，只是幫我復習從前的舊課程而已。我的指頭經年未曾碰過琴鍵，生澀的緊，他表現了驚人的耐心糾正我一再重覆的錯誤，可是我並不覺得我該感激他。我何必感激他？這是他應盡的義務！

十二月十六日 黯黯青山紅日暮

晚餐的時候，在一片沈寂之中，爸爸忽然告訴我，雖然我堅持不肯去上學，但是他還是到學校去為我辦了保留學籍的手續。

「妳有沒有想過再回到學校去唸書？畢竟這是妳好不容易才考上的大學，難道就這樣放棄了嗎？」

我的心彷彿被一隻無形的手緊緊絞扭著。如果不是那場車禍，我現在已經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了。知道自己壞了一切，使我由雲端墜入谷底，由天堂謫入地獄。

我這樣怎麼能去上學？我害怕別人的眼光！他們會怎麼看我？憐憫？還是同情？不！我受不了！

我放下筷子，以搖頭做為答覆。

爸爸歎了一口氣，只是苦惱的和媽媽對望了一眼，什麼也沒說。

晚餐後，姐姐把外套披在肩上，笑著對我說：

「蝴蝶，我們到外面去散散步怎麼樣？今天有夕陽呢。」

我像是躲避瘟疫般迅速地轉開了我的輪椅，急急往自己的房間而去。

十二月十九日 商略黃昏雨

我做了一個夢。

夢裏，彷彿我就是「古堡驚魂」這個故事裏那個只有上半身的女幽靈，終夜飄啊飄啊的在古堡各角落尋找她失落的兩條腿，驚懼的悲泣著……

我哭喊著醒過來，滿頭冷汗，不住瑟瑟發著抖，夢中詭譎恐怖的情景仍然霸道的盤桓不去。

「怎麼回事？蝴蝶？」媽媽在隔壁房裏揚聲問著。她也許是被我驚醒，也許根本就是失眠。

我沈默著，沒有回答。

一會兒之後，臥房的門被輕輕推開了，媽媽輕輕地走了進來。我背對著她，閉著眼，假裝睡得很熟。她輕輕的替我撩開額前的髮絲，輕輕的替我拉好被褥，然後，輕輕的走了出去。

十二月二十一日 驟而初歇

傍晚時分狂風大作，緊接著傾盆大雨從天空奔騰而下，如千軍萬馬向地面砍殺而來，聲勢驚人。

從小就患著風濕痛，一到雨天，我就兩腿酸痛的死去活來，爸爸的高梁酒不知被我費去多少當治療風濕的偏方摩擦，但毫不見效，我淒厲的哭號聲總是比窗外的風雨聲還浩大。只是那時哪裏想得到，原來能患風濕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呢，最起碼腿是活的，能感覺，能知道痛，而現在呢？

這麼大的雨，夏紀德大概是會來了，我這麼以為，所以十分放心的在客廳落地窗上就著結霧的水氣畫著圖案，沒想到他竟然還是來了，渾身濕透，狼狽不堪。

媽媽一邊忙著拿乾毛巾，燒熱茶，一邊問他：

「沒帶傘嗎？」

「帶是帶了，可是雨太大，根本遮不住。」他話剛說完，就打了一個噴嚏，嘴唇的顏色看起來略顯蒼白。

「你不要感冒了？」媽媽歉疚的說：「真對不起，這麼大的雨，還麻煩你跑這一趟。」

「不！」他認真的說，笑著看了我一眼：「本來就該來的麼。」

今晚的琴課，我乖巧多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 碧雲天

現在，我正坐在窗邊，窗台上攤著我的日記。

棉絮般柔軟的白雲，懶洋洋地倘佯在席夢思一樣的藍天裏，隨風變幻各種姿態，悠然自在。

啊，如果我也能化為一朵雲——

十二月二十八日 落葉風前舞

今天接著彈上回那首曲子的後半。最後一小段十分複雜，我重覆彈了許多次，還是困難重重，險惡處處，灰心的幾乎想放棄不彈了。但是夏紀德不斷的在一旁加油：

「慢慢來，相信妳自己，我知道妳會彈得很好。」

他似乎比我更有信心，而我對自己却是半信半疑。

當那艱澀的四小節終於能自我手中流利的彈出來時，他笑了，揚聲說：

「妳瞧！是不是？」

無論如何，我現在同意重新學琴的確還不壞！

一月一日 芳華如流

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可是對我來說，這並不代表什麼意義，所謂的光陰，只是日曆上變換的數字，除此無他。

一月四日 風使叩窗榻

夏紀德送了我一本經典名曲集的琴譜，他說這是新年禮物。

我不知道該回送他什麼，就把私藏的一塊奶油蛋糕奉獻了出去。他故作驚喜的說：

「啊，太好了，真是完美的禮物。我正餓得要命呢。」

他誇張的吃著那塊蛋糕，嘖嘖作響以示其美味無比，嘴巴四周沾了一圈奶油，好滑稽喲！我忍不住前仰後合

的大笑起來，遞了一面鏡子給他，嚷著說：

「你看你的樣子，你看嘛。」

他並不伸手去接，反而對那面鏡子扮了一個鬼臉，這下我笑得更厲害了。

好不容易，我止住了笑。他以紙巾拭去臉上的奶油，含笑望著我，溫柔的說：

「妳笑起來好可愛，無憂無慮，天地彷彿都化開了。蝴蝶，謝謝妳，這才是我最想要的新年禮物。」

一月十二日 翦翦輕風陣陣寒

王大夫又來了，帶著他那些針針管管。

我的腿上早已針孔滿布，但是仍然沒有一點反應。王大夫不停地鼓勵我，不要灰心，還是有希望的，只要妳

有信心一切都會好轉的……我根本不相信這些鬼話，心情黯然的像天邊沈沈的烏雲。

王大夫走後，照例，我又趴在窗台上，望著窗邊那株芙蓉，眼淚如斷線珍珠，一顆，一顆地，往下墜——落

一月十五日 疏星度河漢

夏紀德問我最近讀了些什麼書，我的臉紅了起來。

「沒有，我很久沒有讀書了。」

「那不是太可惜了嗎？」他站在我的書架前，抽出一本泰戈爾詩集，輕輕拭去上面的灰塵。「妳有這麼多好書。」

他走了之後，我把輪椅旋向書架。那由地板直堆到天花板的書羣彷彿要向我傾覆過來，令我覺得沈重的暈眩。那是我生命的痕迹，每一本書都有我過去的記憶，每一本書都有我的手溫與心情。而今書架上積著厚重的灰塵，我忽然覺得恐懼起來，恐懼生命將由這些越積越厚的灰塵所掩蓋，終至滅頂。

自從去年夏天那場車禍以來，我度過了多沮喪消沈厭世消極的日子？以後，我是不是還要繼續編織這面封鎖自己的網。

一月二十一日 菊花枝頭生曉寒

姐姐由東海回來，帶給我一籃紅草莓，每一個都有巴掌那麼大，握在手裏沈甸甸的。陪她一起回來的楊哥哥帶給我的是一盆紫色的矢車菊。

晚餐上，楊哥哥坐在姐姐旁邊，他溫文儒雅，她笑靨如花。媽媽直把菜往楊哥哥碗裏挾，爸爸嚷著要人家乾杯，一頓飯拖拖拉拉的吃了三個小時，賓主盡歡。

夜裏我半躺在床上，一邊吃著草莓，一邊看著夏紀德借我的「先知」。送走了夏紀德的姐姐走進了我的房間，在床沿坐下，輕撫著床頭櫃上那盆矢車菊，唇間漾著幾乎是不自覺的笑意，眼中如夢似幻，唉，正是那種被邱比特一箭射中後無藥可救的模樣。

我斜睨著她，她渾然未覺。燈光流瀉在她白皙的臉頰上，邊緣帶著一點點光。她微微垂著眼，長髮半掩凝脂，看起來好美。我對那個楊哥哥突然產生了強烈的妒意。

「妳要好好好的澆水呀，這花兒嬌弱，天氣又寒，別讓她枯萎了。」天哪，連林黛玉的口吻都出來了。我猛然就撲倒在她懷裏，差點沒把她那盆寶貝菊花打翻。她吃了一驚，隨即抱住我，笑問：

「這是幹嘛呀？」

「把它砸了，我不喜歡這盆花了。」我搖著她的手：「姐，妳永遠是二十二歲好不好？不要嫁給楊哥哥，一輩子只當我的姐姐。」

「妳在胡扯什麼？誰說我要嫁給他了？」紅暈染上她的頰，頰上現出甜甜的梨渦。「而且就算我永遠是二十二歲，妳也會長大啊。」

「那有什麼關係？等到我二十三歲，妳還是二十二歲，就換我來當妳的姐姐嘛。」

我雖然笑鬧著胡言亂語，心中却悚然一驚。是啊，我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十八歲，未來的路還那麼長，盡頭遙不可及，我該怎麼樣度過我往後的生命？我能以什麼做為我路上的扶杖與支柱？

一月二十九日 風住塵香花已盡

今天沒什麼彈琴的情緒，一首徹爾尼練習曲怎麼樣也練不好。最後，我乾脆蓋上琴蓋，對夏紀德建議：

「算了，不要彈了，我們還是來聊天吧。」

「哪有這麼霸道的學生？」他的眉毛高高的挑了起來：「竟然自動下課！」

「是你自己說不要把你當老師的嘛。」我振振有辭：「你說我們是朋友，我只是聽你的話奉命行事而已。」他說不過我，只好投降認輸。

為了找一張我從前畫過的畫給他看，我翻遍了書桌也找不到那本速寫簿，却在最下層抽屜裏翻出了一只玻璃瓶。

「這是什麼啊？」

瓶子裏是一個泛黑泛黃，說不上是什麼顏色的東西，薄薄脆脆，像一張燒過的紙片。為了看得更仔細些，我把它湊到眼前，好奇的端詳，這回，我總算看清楚了。

天啊，它……它竟然是被我拘禁至死的那隻蝴蝶！

我的眼前一黑，不能自己的發出一聲恐怖的尖叫，手一鬆，那瓶子墜落在地上摔個粉碎。

夏紀德彎下身去，在一片破碎裏研究了半天，下了結論：

「不過是一隻域的屍體罷了，妳的膽子怎麼這麼小？」

我心有餘悸地發著抖，沒有力氣去更正他愚笨的研究結果。當他拿著掃把要掃時，我才喊了起來：

「不要這樣！」

他詫異的看著我。我歎了一口氣，輕輕的說：

「陪我到院子裏去好嗎？我想埋葬這隻蝴蝶。」

這是自那場車禍之後，我第一次跨出門檻，雖然只是自家的庭院。

在那株芙蓉下，夏紀德把威著蝶屍，權充棺材的火柴盒放入挖好的洞穴之後，我把手中的一抔土灑向那小小的墳塚。我們兩人久久沒有交談，然後我聽到他在我身後這麼唸著：

「塵歸塵，土歸土。生命歸生命，死亡歸死亡。原來的歸原來，往後的歸往後。」

他的話突然令我眼中注滿了淚。我任淚水自臉頰緩緩流下，任風的手輕輕的將它拭乾。

一月三十一日 月上雲收

紀伯崙的「先知」裏，在「自由」一章中這麼說：

「你將真正自由，並不是當你的日子不再有一絲掛慮，你的夜晚不再有匱乏和悲痛時；而是當這些事箍緊了你，你仍能脫昇出來，安適而自在時。」

我想我應該好好的思索這段話。

二月五日 晚涼天靜月華開

早上趁夏紀德還沒來之前，我先練那首「藍色多瑙河」，這是我自己偷偷練的曲子，已經練了好一段日子了。我打算在他教我之前先把它練得爛熟，給他一個措手不及的驚喜。

可是怎麼彈都不好聽，一點也沒有河水流動的感覺，因為我無法踩鋼琴踏板，共鳴箱震動的悠揚效果就無法發揮出來。我一遍遍心煩氣躁的彈著，心裏也一遍遍煽著怒火——我恨我這雙毫無知覺的腿！不能跑不能走不能跳也不能動的腿！它讓我哪裏也不能去，它讓我什麼事也做不好，它讓我不能去上學，它甚至讓我琴也彈不好！放棄了鋼琴，我以拳頭在琴鍵上奮力敲打，刺耳慌亂不諧調的琴音迴響在房中的每個角落，那是我心中的嘶喊——我恨這雙腿！我恨這被咀咒的、殘缺的生命！留著這雙沒用的廢物做什麼？定期接受那些針管測驗，它永遠毫無反應！留著它做什麼？留著它做什麼？

當自棄累積為絕望時，我拿起桌上水果盤裏的水果刀，撩起腿上的毯子，沒命地往大腿上插。

買完菜的姐姐正好推門進來，一見之下大驚失色，丟下菜籃，奔過來搶走我手上的刀，喊著：

「妳瘋了是不是？」

我低頭一看，厚厚的牛仔褲都被我割破了，紅色的血正緩緩滲出來，在藍色的布上染成一片醜陋的黑。我的血不斷自我體內湧出，這片黑也就不斷擴大，可是我依然沒有感覺，我感覺不到痛，也感覺不到那血液的湧出。行屍走肉！這不是行屍走肉是什麼？我但願我乾脆因失血過多而死算了。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別管我！」我哭喊道：「讓我死了才好！」

姐姐氣得發抖，顫顫揚起手，大概是準備給我一個巴掌，但半天之後又頹然放下，拿著那把水果刀轉身走出

了我的房間。

一會兒之後，姐姐提著醫藥箱又走了進來，一面為我包紮傷口，一面平靜的說：

「還好爸媽不在，不然他們會有多傷心呢？蝴蝶，妳不再是小女孩了，別再讓別人為妳擔憂，好嗎？」
姐姐的手上也是一道裂口，細細的血絲正順著她白嫩的手腕滲流，這一定是剛才在搶奪我手上的刀時被割傷的。

包紮完後，她站起身，淡淡的說：

「妳自己好好想想吧。」

歎了一口長長的氣，她走了出去。

我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難道是我的潛意識裏一直隱藏著自戕的慾望麼？太可怕了。我搗住臉，細細的哭著，覺得徹底的空白和疲倦。我怕渺不可知的未來，我怕未來只有失望和絕望。

偶然間一抬頭，才發現夏紀德正站在門口默默的望著我，不知道他從什麼時候起就站在那裏，也許剛才的一切他都看見了。我覺得自己像個拙劣的演員，正演出著一場可笑的悲劇。

「你想嘲笑我，對不對？」我對他突然產生敵意，這是一個演員在演出失敗之後對觀眾的敵意。「你笑啊，你為什麼不笑？笑我是個什麼也不能做的殘廢，笑我是他人的累贅。」

他走過來，在我面前的琴椅坐下，托起我滿滿了淚的下巴，一字字鄭重的說：

「沒有人會嘲笑妳，除非妳嘲笑妳自己。失去雙腿並不是就失去一切，妳還擁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妳有溫暖的家庭，有愛妳的朋友；妳有手可以彈琴、寫作、畫畫，妳有眼睛可以觀賞風景，妳有腦子可以思想，妳還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妳不是別人的累贅——除非妳放棄自己，甘願成為別人的累贅。」

「說得多麼容易！你們都有正常健康的身體，你們當然可以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你根本不能了解也不會了解，不了解失去雙腿是怎麼樣可怕的感受，曾經是你身體的一部份，但後來不再屬於你了，你和它毫無關係，你的生命是殘缺的，你不可能了解——」我的話因哽咽而支離破碎，還有歇斯底里的語無倫次。

他靜靜的望著我，低低的說：

「我知道妳的感受，蝴蝶，我真的知道。」

我被他激怒了，狠狠拂開他的手。

「你怎麼可能知道？你一辈子也不會懂！」

「我知道的。因為，」他笑了笑，平和的口氣未曾改變：「我和妳一樣，也失去了我的腿。」
什麼？我愕然的望著他，覺得我一定是聽錯了，不然就是他瘋了。

「你失去了：——什麼？」

他不說話，只是彎下腰去，撩起右腳的褲管。

我的視線順著他的手勢望去，停在他的小腿上，乍看並沒有什麼不對，稍後才漸漸發現那其實不是腿，或者該說不是正常的，有血有肉的腿，而是——義肢！

我完全全的呆住了。義肢！這怎麼可能呢？

「我……我從來都不知道……」我嚙嚙的說：「你為什麼從來都沒有告訴過我？」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意識過自己這方面的缺陷。」他的臉上依然是那一貫坦蕩無翳的笑容：「我並不覺得失去一條腿就等於失去全世界。它的確會帶給我一些不方便，但那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只有自己過份膨脹無力感的時候，才真的什麼都不能做，那不是因為妳失去了腿，而是妳不相信妳自己！蝴蝶，身殘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心殘。失去了腿，妳還可以用手去做許多事；失去了生存的意志，才真的是失去了一切。」

他怎麼可能這麼樂觀？他怎麼可能如此平靜？他不怕未來嗎？他不擔憂可以想見的挫折嗎？我忸忸的望著他，艱難地吞吐著：

「可是……可是你……」

「我也曾經怨天尤人過，也曾經像妳一樣自棄絕望過，但是後來我從信仰裏獲得了力量。不，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一個教徒，但是我有自己的信仰，它不屬於任何教派也沒有任何教條，它只是我心中一股源源不絕的力量——精神力量！我信仰我自己的意志，我相信憑我的意志，我可以主宰我自己！」

我咬著唇垂下頭，但他托起我的下巴，讓我不得不面對他的眼睛，那對溫柔中帶著霸道的眼睛！

「不要逃避妳自己，更不要放棄妳自己，如果妳存心讓自己沈落下去，真的就沒任何人能幫助妳了。生命是用來鍛鍊靈魂的，當命運來凌辱妳的時候，妳是願意驕傲的站起來呢？還是願意躲在角落裏手足無措的哭泣呢？」

深夜，我獨自靜坐在未開燈的房間裏，窗外的月光為簷間漫上一層銀紗。夜涼如水，夜闌人靜，不能安眠的只有我澎湃起伏的思維。

二月六日 南國正芳春

早晨，媽媽像以往一樣來為我料理一切，我這才猛然發現，這段日子以來她憔悴的太多了，額頭上添了皺紋，兩鬢增了白髮，在這半年之內她彷彿一下子就老了，這都是為了我，她的小女兒！

「謝謝您，媽！」第一次，我抱住了她，向她道出誠心的感謝，喉間湧上的一股酸楚漫向眼眶，剎那就模糊了我的眼眶。

媽什麼也沒說，只是輕柔的拍著我的背，像小時候我受了委屈投到她懷裏時一樣。

早餐過後，我揚聲對姐姐提議：

「姐，外面有陽光耶！我們去散散步好不好？」

她怔了一下，然後臉上慢慢現出了笑容。

姐姐推著我的輪椅出門的時候，媽媽笑得比楊哥哥送姐姐回來那天還高興。我要等晚上爸爸下班回來時告訴他，我決定今年九月復學，而在這段日子之內，我要先把鋼琴練好。

好久好久不曾呼吸這麼新鮮的空氣！天是這麼藍，雲是這麼白，微風是這麼溫柔，而杜鵑已在枝頭盛開。我想起樂府詩集裏那首歡樂春歌，在心裏唱了起來：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

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

「春天來了！」我笑著對姐姐說。她捏捏我的手，也笑了。

這正是南國芳春，好花時節。而我正年輕。